

集部

東里文集卷十

明 楊士奇 撰

題跋

跋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余得之子啓學士碑不載何人書意是歐公自書結體甚佳當時此文初出宋景文即取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數語書之以自省然則世之治獄者其可以忽哉

跋李靖西嶽書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真蹟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内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

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撿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撿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遂又贐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

丈安何自而云然也然丈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跋右軍十七帖

黄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張彥遠法書要録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三千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為卷此帖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今世不復見古帖獨泉州有石刻然已歸内府民間亦不復可得也此本吾近得之楊

耀宗長史

跋七姬㕑誌

七姬㕑志張來儀文宋克溫書余得之姑蘇王汝玉七姬皆潘氏妾不負其主俱死於一日之間可謂烈矣而其文其書亦皆奇也

跋王荆公詩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詩二首相傳皆公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勢若率然而未

骨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時所作此説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為法耳

題楊文川詩

楊文川名中字伯允吉水人宋忠襄公之裔蚤從范文白公德機有詩名揭文安公所謂得范之骨者也其詩兵後不傳閒從其孫儆求之僅見此數篇然景星威鳳一出人知為瑞物豈必其多見哉

跋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譔督府忠義傳劉中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題劉山陰集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脩著仲脩治春秋學詩文清

麗古雅為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嘗聞之長者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壻也吾有丈謩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脩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親良師友講論切磋數年學業大進時謩更出伯升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聞仲脩家富於貲賒貸施數郡仲脩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娱客至不為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逢迎掖士亦未嘗一接

言笑可為幽貞絶俗者矣

題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册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文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念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題歐陽文忠公事蹟

按于役志九月壬辰安道貶筠州甲午師魯貶郢州丁酉余貶夷陵與高若訥書云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則余尹被貶在公之先明甚公諸子述事蹟及韓魏公作墓志皆以為公之貶在余尹之先魏公偶出一時之悞或但據其子所述書之而為子職者不容於考據如此雖非大關渉可以率畧乎

題通鑑續編後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桱子經著刻板今

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
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
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邈哉邈矣非有文字之
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
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
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説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
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㮣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

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題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婺金履祥編四明陳桱舉要起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

家一冊錄於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惑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為君下失其所以為臣彝倫斁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戰國為秦漢以至於隋唐五代其為斁且亂益甚朱子倣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于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

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趍趍彼者必舍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卒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題三禮考註後

右録三禮考註六冊此書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别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録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已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録初本注内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案者改

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閒頗同遂與鄭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祭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末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禮義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

五篇叙録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二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複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别又其卷首亦載叙録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决非當所為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来獨

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辯皆以余言為然故知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題壇山石後

右吉日癸巳四篆字得之永豐進士劉智安石刻今在贊皇題云周穆王時所刻世遠不可知然字畫妙絶決非後人所及也

題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詔書此制非自臣下建白一出我太祖皇帝聖智有以灼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號或因或革皆允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来瀆亂禮經之弊以為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書石刻之太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寶藏之

題詹孟舉千文

右中書舍人詹希原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余得之禮部胡侍郎國朝大字希原為第一盖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跋滕王閣序

右趙孟頫書滕王閣記刻板不知何在此本永樂十三年七月廿五日臣士竒侍文華殿所被賜者也筆意精妙絶倫後得孟頫書此記墨跡參較之乃不及此逺甚其亦得善刻者之助乎簽題當時睿翰所書謹識而珍

襲之

跋干祿字書

右顔魯公干祿字書辯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于後者亦獨見此耳

跋戴九齡和陶詩

九靈姓戴名良字叔能號九靈山人金華人少與宋景濓胡仲申同學文亦齊名九靈洪武初屢徵不出變姓

名隠四明山中二十餘年後坐累卒于京此集余得之丁鶴年九靈别有文集四冊余嘗於趙彦如家見之醇粹慱雅有六一風致亦一時巨擘也

題王臨川文後

歐蘇曽王四家全集今書坊皆無刻板獨北京有荆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永樂八年扈從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冊既已録補遂取吴草廬先生所為序冠諸卷首又取二程朱陸

四先生及司馬文正諸賢所論公平生者附於序後盖凡天下後世之狺狺於公者皆吠聲而已豈其真有所見哉夫的然有所見者余之所録是已

題諸儒輿論後

諸儒輿論二冊得於中書舍人建昌黄卓前輩讀史必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事而揆諸理故各極其所見近年鄉先生王子啓教學者讀史每終一傳必作一論猶存古人讀史之法因附著之以示来學

書唐才子傳後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録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人於辛所録宜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録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况在下者乎而辛所録者又間襍以臆説觀者當擇之

書十史詳節後

十史詳節總二百七十三卷史記三國志晉書南北史隋書五代史題曰東萊校正兩漢及唐書題曰諸儒校正吾家十五冊此書務簡畧至事之切要者亦或不載甚至節省助語詞讀之無味者然考東萊年譜不見校正此書世謂此東萊早年所成後悔之劉元城云古人著述多在暮年正為此耳

書元首科程文後

元延祐乙卯廷試録一冊蓋先待制登第之歳於今百有二歳余始得之前山東按察使郭㒨彦莊元科舉取士昉於此而累科得士亦莫盛於此左右榜總五十六人是録所刋對策凡四卷五十有三人先待制之文在焉而五十六人家狀及其初授官悉具也

書養蒙大訓後

右養蒙大訓豫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

氏毓蒙明訓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訓蒙絶句孝經刊誤十書而為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孝經於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者此云饒氏所輯不考之過也

書說文字原後

右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庫庫書榜是時伯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為上知庫庫日

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庫庫書閣榜庫庫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溫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名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輙附志舊聞于卷之末

書六書正譌後

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南

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敘制作之全正譌以刋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於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為無助

書新唐書後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景文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

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脩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於所譔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冊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今翰林學士揚公勉仁云

書五代史後

五代史七十四卷總十冊吾郡歐陽文忠公著板在太

學前史文章卓然高出為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題丁鶴年詩

鶴年其先西域人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以為姓故鶴年亦丁姓其祖父皆仕元二兄皆舉進士為顯官鶴年獨泊然布素寒士元亡歸四明與戴叔能相善尚節操有孝行叔能嘗為作傳後隱武昌山中余在武昌遇之甚相得時已老矣别後數歲卒此集盖其卒後得

之武昌鄧存誠

跋安雅堂文

安雅堂文集閩陳旅衆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學余家二冊得於翰林庶吉士洪遵道元之時閩人以古文名者衆仲其巨擘也余嘗愛閩之善文者二人唐歐陽詹及衆仲同出於莆田常袞在閩最始識詹詹至京師名聞特甚而韓吏部尤厚之官至國子四門助教馬伯庸至閩最始識衆仲衆仲至京師諸公皆內交而虞學士尤

厚之官至國子監丞其事亦相類然詹之文切深衆仲之文優柔敦厚此其所異也

題黄少保省愆集後

讀吾友少保黄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一再蓋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於往事焉初太宗皇帝將廵北京名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黄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竒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

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元齡

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

下璽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

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

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

內賴上聖明終不為惑然為宮臣者胥懍懍㠊䠐數見

頓縶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唯淮一滯十年蓋鄒

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

心哉亦反求諸巳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黃二公及士奇幸尚存去險即夷皆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脩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

題劉仲脩書虞揭詩後

右元揭文安公憶昔詩四首虞文靖公寄文安絶句一首清江劉仲脩先生所書今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所

藏也幼孜以示余世傳文安有憾於三朝新婦之評甞巾夜過文靖一言不合揮袂遽去文靖寄此詩亦以寓憾又摘世所傳刻本此詩寄語傍人休大笑之語謂本於文安所爲范先生詩序而發援引左驗真若有據然余意當時文安不留遽去或牽於人事不得已未可知若所云三朝新婦亦評之云耳豈必貶之云乎貶不貶不暇論夫賢人君子之相與其言語文字之間或相推讓相辯論相評品皆出乎至公豈如今之無識訑訑自

高者之所為乎嘗觀二公之文其相與辨論數數矣皆未聞有一憾焉者何獨快快乎是也此非與論杜少陵莫倚善題鸚鵡者類耶今觀劉先生所書而益知世俗所傳不可信先生嘗親炙二公使果如世俗所云何故書此詩都無一語及之如以為不欲著揚前輩之過則二公他詩文可傳甚多又何必書此哉先生書文靖此詩第三句說與傍人堪大笑與刻本不同二字味此尤足以見二公相得之情溢乎辭氣之表而刻本之誤

政有以啓俗人欺世之論不可不辯故書于後且以質諸金君云

書延祐二年進士題名後

右元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蓋先侍制登第之歲也此碑趙文敏公所書刻石在北京國子監此本故大學士胡文穆公所惠者虞文靖公云此科得士最盛蓋昔人嘗有記其先友者所以著一時交游之盛亦使後人之重世好也余既得此碑又得當時諸公應試家狀并初

授官及所選刻廷對之文附錄于後而此科監試讀卷等官及進士有傳在國史者又附錄焉庶以考見其平生行義政治而續有得其墓志墓碑行狀則皆錄附于隂其或已見於史而墓志等文亦不嫌於重錄者盖以史之所書常畧也永樂巳亥正月壬子曾孫士竒謹識

書張文昌詩

唐張籍字文昌史稱和州烏江人宋湯季庸定為吳郡人考韓文張中丞傳與湯說同文昌貞元十五年進士

仕至國子司業其詩與元白諸人號元和體丈昌尤長於樂府丈獻通考云其集三卷又云張洎所編者十二卷又有季庸所編八卷佘家所有五七言律絶及樂府凡五卷不知何人編

錄楚辭跋

右楚辭一冊德安貳守羅先生手筆先生學於元季兵亂之際不得書雖崎嶇奔竄常晝夜鈔錄以讀今之學者幸遇太平無事之日得書甚易而往往不務力學此

何怪乎後之人不及前輩也

劉職方詩跋

右槎翁先生詩得之鵬舉之子鎡嘗聞長老言先生八歲能詩既長遭兵亂雖奔竄岩谷崎嶇無聊之際日必賦一詩不廢至遇朋徒相聚或興有所發輒累累賦之不倦也蓋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先生於明經於古文尤所篤好詩特其餘事耳先生德義在人治行在史余因此集特記其好學一事以示後人云

劉文房詩跋

唐随州刺史劉長卿字文房與高適同時揚伯謙選唐音列諸中唐其詩清婉有思致然數遭廢黜故多憂窮沉欝之意余所録者傳於江夏蔣立恭家嘗見閣本詩後有序記碑銘等文此特録詩而五言古體尤少伯謙選唐五言古體自陳子昂薛嗣通王孟儲李韋柳之外一無所取此録豈與伯謙同意哉而篇目次第亦與閣本異

書三蘇文選後

三蘇文選一冊十二卷東萊所選建安蔡文子為之註皆取其論治體而便於科舉之用雖不能皆純而讀之可以啓益胸次動盪筆端未必無助也

題曾氏冠辭後

士大夫家四禮冠為肯古禮既廢後世欲復之冠為易而猶寡見焉前百餘年南北混一儒先君子布列中朝時吾郡曾公巽申應奉翰林獨用古禮冠其子遂為諸

公稱賞如此可以觀世矣今二三十年來朝之學士大夫家率用冠禮冠不用禮則胥視為苟簡世道其漸復古歟此卷首載應奉訓辭而冠辭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州判許公皆親筆自元季之亂也流落他姓應奉曽孫少詹事棨求之數十年不得近有携至北京者詹事已沒世詹事子積適至即出厚貲購得之可為珠還合浦積可能為孝然積之先公及吳虞揭許諸公之言皆至理所寓積能明諸心脩諸躬尤孝之大者

積尚勉之

書元史後

此書於元百餘年之事備矣而亡國之際忠邪之迹或畧或於故老所傳者相戾盖當時急於成書不暇徧訪而詳覈也

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

朝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書孔子家語後

孔子家語一冊在江夏時得之南昌龍叅叅博學工詩有清思喜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叅敦契誼然不能擇交湘中有道士善詩叅南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弁捕其家其父走匿叅舟叅弟諫不可納叅歎曰豈有朋友之父有急而不容乎弟走告仲達仲

達竊謂參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父乎參雖悟終不肯明言遣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匿他處數日官跟捕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屬皆徙邉參雖幸免罪亦因是盡喪其資易曰比之匪人參之謂矣若仲達非納約自牖者乎余目擊其事故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跋張旭草書

旭書雄勁飛動神妙叵測而規矩固在凡今之慕旭者不免效杜季良之弊矣

跋懷素帖

張旭書縱意豪宕變化捷出如健鵬掠野怒驥脫羈懷素得張之法乃清勁精麗應規合矩蓋魯男子學柳下惠者故足重也

東里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東里文集卷十一

明 楊士奇 撰

題跋

跋赤壁圖

蘇文忠公以誠意直道事君而為李定舒亶之徒所毀責黄州賢人君子之心正大明白何往不自得矧公文章譬諸景星慶雲隨所著見輝焕萬物向使公不罹擯斥區區齊安山川風物有此光氣流於宇宙間耶

題黃母劉傳後

昔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遜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也觀蘇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禦況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榮膺寵命

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平仲令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暴白後世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恭題仁廟璽書錄本

洪熙改元四月之望仁宗皇帝御奉天門召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至榻前追論監國時事獎與再四出圖書二以賜臣義得忠貞臣士奇得貞一加賜璽書極其眷待之厚夫

臣之事君克効其分寸者皆職分所當然而明聖之心如造化於物一生意之不息何其盛德也義和厚質實歷事列聖練達而寛裕藹然國家老成人宜無忝於斯顧臣何人亦預濫被是以承命之日感激之私迫切心腑而慚悚之至莫措其躬曾不踰月仁廟上賓每捧綸章血涕交隕今臣義祗事皇上倚注眷待之隆比於先朝駸駸有加上嘗閲其忠貞圖書推廣先志特命範白金重刻以賜中外傳布歌詠盛美蓋孔子嘗論孟莊子

之孝曰其他可能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彼特列國大夫耳今明天子實躬行之又何其盛德也非臣義千載之遭遇乎君子承其遇必思信其道先儒謂盡己爲忠正固爲貞夫爲臣之忠莫大於陳善而非依隨之謂矣貞莫大於格君而非茍且之謂矣君子於道必有終身之志焉臣義别録璽書爲副閤屬臣識之臣嘗陪義同爲宫臣所以長益臣者多矣故不敢不以君子之道爲復臣雖孱弱尚願自勵以從其後焉

題安福戴氏所藏先世告身後

孟子論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謂推其愛親之心以愛人之親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曰將母來諗先王推已及臣如此所以得人心之深者歟三代而下至宋歲致禮祖考必覃恩羣臣而并及其祖考庶幾猶有先王忠厚之澤也安成戴氏藏其先世所受宋封贈父母告身三通其一宣和二年六月所授其一建炎三年九月所授其一紹興二年十一月所授至

今覽之足以歆動人心然建紹之主有不能自致愛親之心者由柄用小人之過大易所以戒小人勿用也戴氏先世在宋受告勑尚多數更兵燹獨存此三通後二通亦不完然其子孫數百年什襲如拱璧戴氏子孫於愛重其親無忝矣

書復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為政在使民知為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為之也故尊德禮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宋宗

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者而竟以讒憂憤死葢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之者也然葬於潤無三百年已莾然荒烟衰草之墟樵牧往來行道不弔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慕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為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為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歟今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靜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脩舉百廢

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塋又經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董祀事而躬率博士弟子展禮墓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為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為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已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為政可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為余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佐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為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書宋謝少連贈官誥後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勑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勑蓋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吕正獻也獨吴

奎書姓當時臣僚於銜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䖍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之賢敬識而歸之

書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京来者多得之以見贈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

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愽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毁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爲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爲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鍾

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来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書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掌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見古人慎重如此也

書華山廟碑後

右華山廟碑得之子啓學士漢碑之佳者盖郭香書漢魏以前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於今自古賢德君子泯沒無聞於後者何限而有聞無聞亦何足計哉若李德裕位至宰相猶區區附名其顛欲托不朽歐陽公所以譏其近愚也

書夏承碑後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無書人氏名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定為蔡伯喈書字畫特奇古盖用篆筆也歐陽公集古

錄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此碑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是宜歐公之未得也而近歲廣平府民又因治河得此碑廣平古洺地蓋不知元祐之後又何時而埋沒也今視漢他碑尚完好物以晦而全固理之常也此帖余得於鄒侍講

書孔子廟學記後

右孔子廟學記古隷書碑盛行于今者尊號受禪及孔子廟學記三碑皆魏人書而尊號受禪世謂出鍾繇梁

鵠竟未有適說唯廟學宋人以為鵠書亦非碑所載蓋漢魏以前士人多能書不為異也故鮮有著其氏名者後世能書者鮮故必著氏名以自表然凡一代之書必相彷彿論古書之體者考其時代可矣何必拘拘出某人哉

吳段石岡紀功德碣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缺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一蓋宋元

祐中此碣已斷爲三在天禧寺門外時轉運副使胡宗師徙置漕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徙也考吴志天冊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爲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興陽羨山有石室之瑞又改明年元爲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吴矣

告泰華府君文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内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盟於神者蓋由其内知不足也

書千文後

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吾平生所得頗多皆為親友持去獨此本紙墨尤勝遂為家寶得之江夏宋鑒惟憲蓋宋大觀三年所刻永嘗書八百本歐陽文忠公

集古金石刻文所得永千文疑其筆法不類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去之此刻出于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置疑也千文所始蓋梁武帝令殷鐵石於羲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命周興嗣次為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因見法帖有漢章帝書海鹹河淡百餘字遂以前世所有不始于羲之劉後村之說亦然余謂此百餘字亦出梁以來好事者所集不然自漢至梁其間能書多矣何以都不聞有一人見

之於書而獨章帝哉

又

近見東觀餘論載米芾黄伯思所論然後益自信余說之非謬

書化度寺碑後

世謂善書者各得古人之一體虞永興得之東方畫贊歐陽率更得之樂毅論余謂此其初基之異耳至造極其妙隨意變態曷甞局於一體如逸少黄庭樂毅畫贊

未嘗同也故歐陽醴泉皇甫化度其結體各異或莊或逸獨化度最為得中然亦惜其石刻於今最為缺壞也

石刻西安府學

又

歐陽率更化度帖最宜學書者師法惜今漫滅不可識者幾半矣鄒汝舟庚子見惠此本盖後来杭州明慶寺所翻刻者紙墨頗佳余去其所不可識而采其可識者表之以為學書者之便

書皇甫君碑後

隋光禄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獨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吾家此本亦得之胡源潔給事云

又

右皇甫君碑余得之陜西憲僉門泰泰蜀人故禮部尚

書門克新從子與相姪同為太學生文厚故數往還余家此帖比常所得者亦優

書孔子廟堂碑後

論者率愛世南書飄逸醞籍然其從容䂓矩凖繩之中學者須心得也此帖余得之宋鑒惟憲

書眙仁寺碑後

唐眙仁寺碑余得之行人常熟劉紹碑朱子奢撰文而無書人氏名觀其結構䂓模近虞世南而筆法不逮遠

甚豈當時學虞而未至者乎張重威以爲虞少時所書然歐陽公集古録甚愛此碑亦不定其爲何人書也

題黄主簿告身後

右宋石城縣主簿黄公士隆初登第授官告身一通其六世孫乳源縣學教諭理用之所藏也先高祖妣弘農郡君主簿公之子故理用出此告屬士奇識之按公登淳祐七年張淵微榜進士時穆陵數下詔取士崇惇實戒浮靡前年五月又詔監學及諸路郡學以秋闈在邇

宜精考較以得實才七年三月命吳潛知貢舉御筆付潛俾崇雅黜浮六月賜淵徽等五百廿七人及第出身時自春夏以来不雨淵徽等上言乞免瓊林宴詔從之時論稱焉是年四月鄭清之再入政府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越國公趙葵為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王伯大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七月以别之傑為參知政事趙汝騰自起居郎侍講遷吏部侍郎蓋在五月以後謝方叔先繇

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趙與𥲤繇兼吏部尚書遂爲真兼戶部尚書是年十二月又遷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𥲤嘗爲京尹逐太學游士以媚時宰又急於財利躬爲聚斂之臣小人不足言別之傑亦無所可取謝方叔始有聲臺諫至執政不能有爲晚更困於權臣至喪其所守若伯大直諒之節汝騰方正不撓葵忠君愛國之誠愈老愈壯謂非光明俊偉君子人歟清之端平中爲相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引用正人真德秀魏了

翁十數輩時號小元祐庶幾君子矣然至是再相衰老不任政歸私門爲世所少焉此皆告内所列政事之臣其除拜及爲人大槩有可考者因併志之後百五十有九年爲皇明永樂二年四月八日志

題戴氏所藏先賢遺墨後

誠齋先生父子宋名賢而余族祖也圭齋先生元名賢余曽祖同年友也今拜觀此卷於安福戴誠問所不勝先代之敬及誦東山先生難進甚偉薦牘弗用之語以

觀誠問今日決去之意盖故家流風尚未泯也又為戴氏起敬焉誠問將遠别故識而歸之

跋宋吏部侍郎龔公墓志銘後

右宋禮部郎官吾郡巾齋先生鄧公所譔吏部侍郎南昌竹鄉先生龔公墓志銘一通進士曽先之以下九人作為輓詩廿七首附録在後皆當時手筆竹鄉七世孫今兵科給事中鐩之所藏也間以求題夫人有譽于當世非難有譽身後為難盖是非邪正沒世而後定也竹

卿累官大理卿至吏部侍郎兼侍講宋亡以疾終於家此銘序述歷官行事忠慨義節與先之諸君子輓詩所稱如出一口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自漢唐以来唯宋待士為厚其亡也亦唯宋之士能盡節以無負國家為多文丞相李潭州表然者也竹鄉當此時獲知於二公或相推薦或相結納國亡即不屈以無愧二公世言惟豪傑知豪傑豈不然乎中齋時以朝散郎權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宋末艱難百出亦全忠以没夫竹

鄉一世交游何限而身後之筆其子孫不以十餘年之久必有待於中齋豈非謂舍是則不足昭遠信後哉此卷至今百一十有餘年數歷兵燹完好如新又非竹鄉後世之賢不能鐩起家科第官侍近端重温雅謹謹自持若恐隊其世德者傳曰子孫保之吾又於竹鄉後世見之矣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

記丱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忘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桑於清節書院凝然羣居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絶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送出康山長宗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

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與先生相講論𫜀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質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餞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别山長竊歎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爲吾州稱先生爲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天朝自

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教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葢數歷兵亂不可得僅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輙附余所聞一二事于後庶幾小補之云

恭題賜都御史虞謙蘭亭墨本後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厚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於後臣侍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旨非獨矜重法書要在奬勵其人焉謙初為大理少卿上嘉其儒雅且明正寬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太宗皇

帝以為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而諭之曰
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者然悉兼舊
職獨以大理乎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改大理卿謙感
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
者謙蓋有焉凡人之罹於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
今九重惓惓夙夜圖維好生之德洽於民也謙亦圖惟
厥終用永彰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
家藏此帖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恭題崇恩堂卷後

右魯王殿下為衍聖公孔彦縉大書崇恩堂三字又備書仁宗皇帝臨御時所以寵待彦縉者於後彦縉令以示臣士奇於是鼎湖之龍御遠矣拜跽莊誦不勝血涕之横流也臣士奇祗事仁宗皇帝於春宫二十年既嗣大位又擢置於左右往年侍監國南京彦縉歲一来朝所以宴勞錫予之必厚將歸必命廷臣往餞之盖所從来如此非始於臨御之時也而凡孔氏之後以名上者

幸親擢清華之職且厚遇之亦非獨於彦縉然也間嘗諭臣士奇曰國家於庶士有能佩服孔子之道者猶重其禄位厚其禮遇矧於孔子之後乎又曰在漢唐宋孔子之後往往有聞於史册今而後必將有繼昔而起者乎嗚呼聖明惓惓崇儒術重先師之意如此可為千歳一遇者矣於是以臣之所親得於見聞者謹附志卷末庶彦縉曁凡孔氏之後尚圖不忘而益勵哉

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勲碑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漢熹平二年建唐太和三年重刻字雖剥蝕其可辨識處渾然漢意固在也此碑今在韶州府治先師海桑陳先生志其本末甚詳余在南京求此碑久未得永樂己亥子啓學士扈從在北京見寄此本乃知物常出於所聚初不係其地之遠近也

跋清節書院記

元季書院燬於兵此碑幸存士郁之子樸慮不能免瘞

之所居之後且秘不言歷五十餘歲樸已死遂無知者
永樂癸巳樸之子家人皆病疫覡者云居後有寶物不
當久閟指示其地令出之則此碑也已而病者悉瘥亦
靈異哉碑缺一角則當時發地者所損時余在京令翰
林脩撰陳德遵讀書邑庠亟以書求之得二本以一分
黄學士宗豫一表而藏之於家此吾西昌先代盛德事
而歐陽楚公斯文實因先叔祖平洲先生得之王至剛
所題碑隂又先師海桑先生所書宜在所寳也永樂戊

戍六月三日

題范危墨跡後

虞范揭楊皆於先曽祖有交好余猶及見先世所藏諸公往還書牘危公與先祖兄弟同游吴文正公之門往年在南京周恂如扈從北来得危公所作輓先曽祖七言唐律一章見貽雖片紙而出親筆已潢餙置家篋中恂如言此出公全集其集已散落張叔豫得之最多時叔豫已卒書籍悉歸永新不及得見也余来北京喜求

故元時遺墨斷簡往往有得最初得危公詩文五十七
首於太醫院判蔣用文所盖與所得先公輓詩同出一
集後得范公雜文十七首於民間皆出二公親筆遂裝
為一卷范前輩故列於首嘗聞范所著有燕然稿東方
稿海康稿江夏稿侯官稿百丈稿此必出燕然或東方
稿危所著有雲林集說學齋集余及見雲林集此或出
說學齋未可知也前輩作文章率自貴重既成皆親録
遺後余見揭公詩文數集及危公雲林集皆親書刋刻

不獨余之所得已余所寶此非獨重其文章字畫蓋尤重先世之交若二公行事具見吴文正公宋學士所作墓志非後生小子所得置喙也

跋松雪書鄧文原文

文肅當時自有能書名文敏此書尤為得意有翩翩鵾鵬雲海之勢但學書者當泝其上求之可也

跋唐誥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

元廿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
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
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
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
射為丞相也弘文館隷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時試人以
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
公穀二傳為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
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

皆試策也此名嵩者蕭璃從曾孫昺嵩者淮安王神通元孫豫者席豫寬者裴漼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唯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和令吴埜遂考而識之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翰林編脩蕭鎡以其妻之弟胡重宣過余且出胡之先

世所得楊文節公作福榮堂記滕學士作後榮堂記余受而閲之為之歎曰故家世族文獻足徵若此者鮮矣吾於此有可頌者焉有可敬者焉宋光宗因慶其親而覃恩於天下之為親者鄒孟氏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可頌也胡氏自金陵徙吉而析為三伯居廬陵之值夏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南岡慶歷進士朝奉大夫衍其後也季居泰和之黄漕南城縣丞箋其後也凡族之蕃者必分分之盛衰愚良必不能齊胡氏三

族其詩書相映衣冠不乏此可敬也文節之記為南城作於今二百四十有六年滕公之記為南城之後南叔作於今百十有六年南城之後有徙社溪者矣而子孫至今寶斯文不失又可敬也然有可慨者焉徙社溪四世至文可號可山南叔之父也文丞相禮為上賓從勤王至海上及元盡得宋天下可山季弟號靜山者誓不負宋竟以不屈被殺余童子時鄉人長老率能道其事歷歷然在先時諱言之故家譜不書郡志不紀史亦無

錄卒不白於世嗟夫豈非尤可敬而重可慨乎謹附見
其事於二記之後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東里文集卷十一

東里文集卷十二

明　楊士奇　撰

神道碑

故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于肅州訃聞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勑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葬聚

寶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晟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暘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太祖皇帝龍興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又從戰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丙申從攻陳顏森水寨克之遂從克南臺公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

公克宣州還改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鄧愈克徽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襲衣文綺命克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遂留守禦新定官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户四年陞懷遠將軍建寧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冬召還陞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陜西所至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三年遂北敵至白

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又三年父没既襄事復鎮涼州寇時數爲邊患公率兵討之追至額齊訥之地斬其魁渠伊蘇爾沁等及其衆無算餘悉生縶送京師又招降敵僞國公吳巴圖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衮布達喇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傅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公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鎮涼州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鎮涼州

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白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征哈密勒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敵所城也誅其偽王子伯勒齊爾等三十餘人獲敵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都西番叛冦誅禽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敵冦遼東命充副總兵率兵討之遇戰於嫩江獲敵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

西帡幪諸寨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千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歸二年出鎮甘肅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鎮甘肅三年寇日益聚近邊公遣人諭以朝廷德意其酋長巴圖特穆爾妻圖爾罕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聞賜勑獎諭命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羾持節即

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忠効力武臣柱國仍後
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禄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
年以疾終享年若干公曽祖某贈某官妣某氏贈某官
夫人祖一公及考皆再贈某官祖妣朱氏妣陳氏皆再
贈某官夫人公之配丁氏許氏皆封西寧侯夫人子男
幾某某瑄府軍右衛指揮使先公卒琥駙馬都尉尚安
成公主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永樂中琥襲西寧侯
仁宗皇帝嗣位琥坐事改命瑛襲西寧侯孫男幾某某

傑金吾左衛指揮使儁羽林左衛指揮同知俊天策衛指揮僉事儼旗手衛正千户佐龍驤衛正千户嗚呼公勲著國家貴聯戚里慶澤被于後嗣名聲施于無窮固本於際遇聖明千載之幸會亦必其忠義之行閎遠之材克勤始終有以迓承之矣故既述其事於碑又系之銘曰天建皇明龍興淮土魁智傑能如雲從附定遠密邇猶漢沛豐父兄偕來有偉宋公義旗所嚮仗劒先驅神武不殺迎降懽呼長江飛渡金陵定鼎分命股肱出

綏四境于宣于歙于番于閩公從總戎聲威日振甌寧既靖公留奠之進奠藩垣大江之西雲中在左分陝在右公來塡撫煌煌旌棨敵窺西陲公往遏之斬蘩其渠掊懐其餘繫寇遼陽薙孼嶺表如燎滅枯如鐵摧朽馬跡所歷幾周四遐桓桓之志無康于家文皇臨御親任舊老自西來朝蒼顏白首天子曰嘻卿宜在廷紓予西顧孰乎愈卿公曰臣職及臣未衰西人忻忻送公復來鞠躬盡瘁遑敢怠寧邉人恃公屹然長城宣上德恩洽

于遐外耄倪畢歸如川赴海天子曰嘻維時茂勲崇爵豐禄予慰乃勤維公遭際寔多父兄偉績賢稱晩而益閎存没榮哀歸從先兆來世莫京繇公所肇墓道有石其崇九尺太史述銘永耀無極

故懐遠將軍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贈平江伯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聞字伯揚姓陳氏其先潁川人公之祖諱三省徙廬州合淝遂為合淝人考諱重一考以上三世皆不仕

當元之季四方寇亂蠭起公素有志操强膂力善騎射遂倡義募勇保障其鄉太祖皇帝龍興歲乙未渡江公知天命有在率衆來歸從王師下東郡縣授帳前右元帥府總管進取宣歙衢婺隷大將軍麾下征陳友諒大戰鄱陽友諒死從定漢沔荆襄諸郡從征張士誠及方國珍浙東西次第平公臨陣對敵神閒意定矢石交下而敢勇益奮間被傷裹創復戰故所嚮有功實授營軍百户進副千户守荆州主帥以公勇毅有謀與兵五

百人令守歸州時蜀未附而歸與夔重慶接壤日見侵
敓公至歸視其城隳圮且非可以用武乃擇地距城二
十里楚臺故址建千戶所治高城深隍繕兵甲練士卒
實倉廩悉足用蜀人以舟師來攻公預清野待之而以
老弱嬰城固守授之方畧躬率精銳伏緣江要害處敵
薄城下守備堅不可攻又野掠無所得歛而還舟伏兵
突起斬馘不可勝計敵大敗引去自是無一足犯境進
武德將軍正千戶在歸州八年民用晏然洪武九年調

德安千户所治兵保民一如归州十一年进武节将军遂陛明威将军成都前卫指挥佥事讨龙马櫩梁诸寨之未附者悉下之王师征云南公率兵以从所向克捷继讨西番及乌撒散毛诸峒之寇斩俘招徕威怀并施陛怀远将军成都右卫指挥同知赐诰命功赏二十四年以老疾致事子瑄袭职公享禄养二十有余年永乐甲午九月疾作时瑄奉朝命在外公疾革顾其孙俨等曰吾少遭兵乱幸际龙兴之运致有禄位以延被嗣人

今老且死無所憾但念未有以報國恩爲我語汝父勉敬事朝廷務忠爲孝即吾死瞑目矣言既而卒是月已丑日也享年八十有三以瑄貴制贈公之祖若考及公皆爲平江伯祖妣孫妣朱及公之配皆爲夫人公配初太原王氏繼同安王氏望安縣尹思齊之女淑慎有儀克配君子前公二十年卒子男二長瑄自指揮同知累官都督僉事太宗皇帝靖内難有翼戴功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平江伯竭誠致慮一心

國事疑然於今老成人其有以成公之志矣次瑢女一歸甘州後衛指揮同知李未孫男八佐儼儀倫佩信俊傑女三長歸李方次歸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次未行曾孫男若干瑄以公卒之歲十一月庚申奉葬合淝神龍鄉蜀山之原先塋之次銘曰

有元失馭海内鼎沸天命真人龍飛淮涘龍興雲從剏時邦鄰公趍來歸弗諜弗詢西征東討以弔以伐公挺材武從罔弗獲從守南郡遂守秭歸密邇勍敵懔乎阽危殫厥智慮靡朝靡夕

相土徙宅崇垣固壁練弱爲彊實虛以盈敵至就斃猶湯沃冰坐塡八年境肅民富進秩褒功改命邛土奕奕梁藩簡陟衛僉剪梗懐服夷類乃懸南詔西羌暨于峒猺斬俘招徠籌功多有龍章斯下寵賚洊頒止足之志未老歸閒恬澹怡愉既躋耆壽易簀有言允淑厥後顯顯後人偉績與名公訓所成公没其寧儷壯有石矗焉墓道述行琢銘來裔是告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禄大

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効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

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嘆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為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

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二聖恩備始
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
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甞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勑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
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輙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
未甞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葢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廵幸北京親征北邊翰林率公
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

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
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屬
逮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爲儲
君所厚而沉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
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別公明
奉勅脩高皇帝實録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
裁志於扶植名教奬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

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禄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户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菴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内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

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黃伯顒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㫖晚益有造詣為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外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茍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

祖敭曾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吴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穜次穆次穗女三長嫁陳年次嫁鮮禎亮次嫁宋懐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晃庵集𢈔從集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盖今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寛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賁終猶始始

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埋壁有光上貫

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冡行琢辭來者是儀

少保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

夏公神道碑銘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希

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陰縣

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

没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即出教里

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賔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强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戸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

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曰璟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盡心盖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寛大人咸悅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

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宫殿材於東南命公自
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
命便宜行事公于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効用太宗
廵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歳餘車
駕親征漠北令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㢈
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
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令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
書蹇公歴官九載皆賜勑嘉奬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

之諭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脩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文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勑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敵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

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户部尚書賜玉帶令上正位東宫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于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皇帝實録命公監脩仁宗皇帝

崩時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
一二人所預定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
孜孜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録仍為監修庶人
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
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静蓋褒公之德云
明年扈從廵邉既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
春秋高欲優逸之賜勑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禄朝夕
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録成賜白金織

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暮歸第得疾遂
薨宣德五年正月廿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
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賜諡
忠靖賻鈔萬緡勅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
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
衛卒巷氓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
啟原禮皆厚原啟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
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既貴九韶陞

教國子月恒分之禄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公
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賑給之遇士之貧
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
惡心接人温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閎廓
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
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
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
推公第一知者葢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

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隂受其徳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咏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徳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玧瑄瑾女一嫁虞瑀玧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隂其家以墓碑屬余余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甞爲余道其平生余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沂夏厥初以國爲氏衍于會稽緜緜厥系太末之邑後

來徙居曁唐中和復徙于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
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
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
曁掌邦教寅恭小心寛仁允蹈參決大議洊任重負不
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岳巍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
良多祇事列聖旣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舃几几國有老
成堂有柱石胡不慭遺當宁興惻旣榮且哀隆隆寵光
於乎忠靖没世不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

銘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赤城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勑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上慰諭再三既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廿三日也訃聞上震悼親爲文祭之追封鄞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治喪葬

凡喪葬之儀皆優等蓋特恩云公諱祿姓薛氏世家山東膠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諱大妣金考諱遇林妣張公兄弟六人而公第六自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戎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喀爾喀之地又從征伊都山鼐爾布哈等處自是屢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太宗皇帝舉兵北平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

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寧富峪會州寛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公復奮戰大敗之獲馬二百餘疋敵于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

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
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河斬馘無算獲馬五百餘
足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
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
及攻西水寨公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
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隄靈璧率
勇先諸軍遂渡淮渡河從車駕入京師太宗皇帝爲臣
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車駕北征至玄溟河以功進榮禄大夫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選至幼軍數萬悉命隷公操習十二年從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公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禄千五百石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車駕北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車駕

北征是年八月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
世襲侯爵奉命廵北邊遣敵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
嶺斬獲甚衆事聞賜勑嘉奬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
勞之既還賜白金鈔幣加歲禄五百石洪熈元年佩鎮
朔大將軍印率師廵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車駕
親征命公爲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既得留公撫綏
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車駕廵邊出會州
解后敵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其餘衆遂鎮

薊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護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廵邉至竒黄嶺遇冦拒敵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賜鈔幣居三月董築城之役蓋從公之言以便戍守公平居無事未嘗忘危每計邉務言之亹亹或諳其瑣屑者終不爲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兼備常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裹創赴闘有進無退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

而撫卹士卒人人歸心若董繕作規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罕及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祗事三聖涉歷多用志篤鞠躬盡瘁以効臣職故能建功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流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年其配李累封至侯夫人子男三長勲先卒次某次某孫男三長誠先卒次某次某以是年十月三日葬公于某鄉某原銘曰

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氣機翕會雲

龍風虎有勲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始奮從義大呼

迅馳金戈鐵騎智明幾先勇葢萬夫疇其膺之折朽摧

枯宗社載安功書冊府在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上

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綱撫

如春和令如秋霜歷事三聖麟衣蟬冠廷有老成國有

屏翰丹書鐵劵傳襲來裔公如長城昌不百歲英靈升

遊九原在此太史作銘式昭無已

東里文集卷十二